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

女贞

黄继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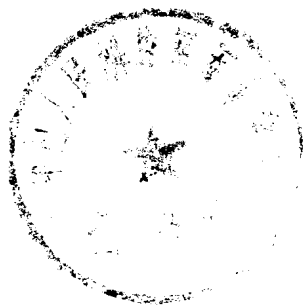


2 034 3770 8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

女 贞

黄继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插图：刘洪麟

女 贞

黄 继 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40毫米1/32 印张5 1/2 插页5 字数87,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800

书号：10151·764

定价：0.94 元

内 容 提 要

风景优美、山清水秀的M市，遭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年轻的环保技术人员丘陵，在多次上告不奏效的情况下，竟鲁莽地采取了“教训”市委书记的手段，因而触犯了刑律。故事就这样展开了。市委书记的女儿陶慧贞，由于干预此案，最后竟爱上了丘陵。……

女贞树是常绿小乔木，树干直立，枝叶茂密浓绿，经霜不凋，三四月间长出新叶，七八月间开花，花有香气，能招蜂引蝶。此树有较强的抗毒能力，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工业区生长的女贞树，不但没有因为那里的二氧化硫、氟化氢和氯气的污染而出现受害症状，而且叶绿枝壮，花繁果硕。

我常常想，我们这些常年累月和各种有毒的污染物打交道的人，不是也应该象女贞树一样保持住自己贞洁的情操么？

——摘自一个年青的女环境保护工作者
者的手记

M市人民法庭。

这是一个可容纳六百多人的中型礼堂。台正中悬挂着国徽，国徽下边是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的席位，右边是公诉人、鉴定人的席位，左边

是书记员和辩护人的席位，每个席位前都放着扩音器。整个法庭，显得肃穆庄严。离开庭还有半小时，台下的旁听席位已无虚座，连两旁和中间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这是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M市公开审判罪犯时旁听群众最多的一次。昨天法院关于公开审理丘陵投毒一案的公告一贴出去，就吸引了许多人。人们约略知道被伤害的是M市市委书记陶嘉，而投毒者和陶嘉本人却素不相识，既无冤又无仇。因此，给这个案件添加了几分神秘色彩。有的人也想看看，既然市委书记是受害人，法庭对罪犯的判处会不会公正地按法量刑。当然，关心这个案子的不仅仅是一般群众，市里一些领导干部对公审这个案件也十分关切，特别是市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佟英，对这个案子更为敏感。

佟英今年四十五岁，不胖不瘦，衣着得体，乍看起来，似乎还不上四十岁。她从前是部队文工团的一名小有名气的演员，跟着丈夫下地方工作后，便跟着丈夫一帆风顺地升迁，由一般干部而科长、副部长、主任、市委常委。在M市，人们送她一个“半边天”的外号。现在她的丈夫袁钦——前任市委书记，虽已升任省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可佟英丝毫没有削弱她在M市当家作主的习惯做法；事实上，从劳动局招工指标的分配，到

山珍美味的果子狸、娃娃鱼的收购，凡属她所关心的大小工作，照样有人及时上门向她请示汇报。她对今天这个案子特别关心，是因为被公审的那个罪犯丘陵——M市化工厂的一名治理“三废”的技术员，曾上书市委告过厂里领导的状，并在字里行间愤怒地抨击过她主管的环境保护工作。在开庭前，她向法院院长丁玉祥打了招呼，提醒他“丘陵的罪行是投毒伤人，还有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他要谋杀共产党的市委书记，这个案件属于反革命性质，应按反革命罪惩处。”她跟丁玉祥打过招呼后，还是觉得不放心，便在今天早上拉了市委书记陶嘉的爱人辛云和自己的儿子袁沛文来参加旁听。辛云坐在佟英的旁边，她的年龄和佟英不相上下，可她长得略矮而胖，头发已有一半是银丝了。在辛云左边，是佟英的独生儿子袁沛文，他长得浓眉大眼，唇红齿白，很象他的母亲。袁沛文在M市环境保护办公室的监测站当技术组长，已晋升为工程师。他和辛云的女儿陶慧贞正谈着恋爱，人们都说他两人是天生的一对，因为既门当户对，又才貌双全，还加上个专业对口——两人都是搞环保工作的。

开庭时间还有十分钟，市委书记陶嘉带着市委副书记、市长、副市长等六个人来了。法院的

工作人员请他们上台到审判长旁边的位置上就坐，陶嘉摇摇手，说道：“给我们搬张长凳子放在下边就得了。”

法院工作人员给他们抬来一张有靠背的长凳，放在台下前边的旁听位置上，他们六个人一起坐下了。佟英碰了辛云一下，在她耳边悄声问道：“老陶怎么把头头们都带来了？”

辛云摇着头说：“我哪里知道！”

辛云确实不知道陶嘉为什么这样重视今天这公审案件，她是市委机关的一名普通干部，从不打听丈夫工作上的事情。

开庭时间已到，法庭组成人员就坐后，审判长丁玉祥用威严而庄重的口吻宣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本庭对罪犯丘陵投毒一案的公开审理现在开始，把被告丘陵带到法庭！”

两名身穿白制服的法警押着被手铐铐住双手的丘陵，从右边进入法庭。站定之后，法警将罪犯的手铐打开。看那罪犯，高高的身材，英俊的脸膛，脸色显得有点苍白，那一双睫毛特别长的眼睛里，闪着忧郁的神色。

审判长丁玉祥用威严锐利的目光盯着丘陵，开始询问：“你的名字叫丘陵吗？”

丘陵并未回避审判长的目光，他轻松地答

道：“是，丘陵的丘，丘陵的陵，是一块不平坦的土地。”

“你今年多少岁？籍贯何处？”

“今年三十有四，生在M市，长在M市。”

“什么民族？”

“汉族。”

“个人成份？”

“学生。”

“文化程度？”

“大专毕业。”

“被捕前从事何种工作？”

“在M市化工厂搞‘三废’治理，担任技术员。”

询问过罪犯之后，审判长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鉴定人名单。陶慧贞坐在辩护人席上，在翻阅着一叠材料。佟英忙用手碰了辛云一下，问道：“小陶子怎么去给罪犯当辩护人？”

辛云也感到十分惊讶，连说：“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佟英用手指点了辛云的额头一下，很不满地说：“你这个老太婆呀，什么都不知道，家里的事，你一点也不管？”

辛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唉！我们家里

的人，除了吃饭时能碰在一起之外，谁也管不了谁！”

佟英把嘴凑在辛云耳边说道：“女儿为谋杀自己父亲的罪犯辩护，能有这种事吗？她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我的老大姐哟，你都不想想问题的严重性呀！”

辛云说：“这孩子平时说话办事还稳重，且看她怎么说罢。”

袁沛文一直没说话，只是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坐在辩护席上的陶慧贞。她今年二十四岁，高挑的身材，白里泛红的脸蛋，两条乌黑发亮的长辫子垂到腰际，辫梢上扎着两只桃花似的蝴蝶结，再配上那粉红色的衬衫，浅色暗涤裤子，全身就象一株盛开的桃花。她是485厂负责处理电镀污水的工程师，厂里那些多嘴多舌的小伙子们，在背地里送她一个美丽的外号——“桃花公主”。这时，她坐在旁边的辩护席上，袁沛文觉得她是那样端庄美丽，甚至连她用手指一页页翻阅材料的动作，也是那样好看。他感觉到，旁听席上不少人正用惊异的眼光看着陶慧贞，随即听到了轻声的议论：

“喂，那辩护人是谁？长得真漂亮！”

“也许是为她的对象辩护吧？……你看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长得挺英俊的，不正好是一

对么？”

“恐怕要完了！这小子投毒谋杀市委书记，不判十年八年才怪……”

“我看不见得，她既然能为他出庭辩护，说不准要等他呢。”

听了这些不着边际的议论，袁沛文真想跑上去，把陶慧贞拉下来。但这是不可能的。他想，如果这不是法庭，而是一个什么学术答辩会，陶慧贞在上边向听众宣读她的论文该多好！然而这是法庭，她宣读的将不是什么论文，而是为谋杀她父亲的凶手辩护。这样的事情，竟连我也瞒着，难道她和那个罪犯还真有什么关系？

正当袁沛文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审判长宣布，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起诉书认定，罪犯丘陵思想落后，对现实不满，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以至发展到用化工污水毒伤市委领导人，罪行严重，要严加惩处。接着，审判长开始审问罪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六条，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丘陵，你故意投毒伤人，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吗？”

丘陵用他那双忧郁的眼睛望着审判长和公诉人，说：“尊敬的法官先生、检察官先生，我故意投毒伤害别人，这是犯罪行为。但是我也要问：在刑法面前，是否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丁玉祥道：“根据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刑法面前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丘陵问道：“既是这样，为什么我投毒仅伤害一人就要判罪？而有的人，他们放毒伤害了成百上千的人，为什么却可以逍遥法外？”

丁玉祥皱着眉头，问道：“你说谁放毒伤害了成百上千的人，我们没有判罪？”

丘陵沉着地望了望丁玉祥和公诉人，又对着坐在台下前排的市委领导人，巡视一遍，然后侃侃说道：

“法官先生、检察官先生！我是化工厂治理‘三废’的技术员，我了解：由于废气、废渣、废水的严重污染，住在我们厂附近的人，每当春夏之际，就有到了秋末冬初之感。草木一片枯黄，不时有成片树木落叶。大热天气，却家家户户紧闭门窗。周围石山，不再是青山，而是白山了；河中的流水，不再是清水，而是黑水了。这就是老百姓说的‘白山黑水’，我们这驰名中外的山水名城，又多了一景！附近的工厂，机器设备很快就生锈、腐蚀，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周围的

社队，农作物普遍减产百分之二十左右。‘三废’所到之处，江河、土壤、空气起了变化，各种树木、蔬菜、农作物中硫、砷、铅、汞、酚的含量都大大超过非污染区同类植物中的含量。人的情况更为糟糕，一九七八年对四百名职工和附近红光小学的一百二十名学生进行了体检，其中，职工患呼吸道疾病的占百分之三十八，患五官疾病的占百分之六十，血小板降低的占百分之八十一，白血球下降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学生患咽喉炎的占百分之六十，眼结膜充血的占百分之五十。职工、居民中的癌症、畸胎明显增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十分关心我们M市环境保护工作，在国家经济还处于很困难的情况下，每年都拨给我们一大笔治理污染的环保专用经费。可是，我们有的领导人却不顾人民的死活，把这些钱用来购置小汽车，用来请客送礼，用来赔偿社队损失，大肆挥霍；‘三废’治理工程长期无人过问，让‘三废’继续危害人民，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请问：这不是和投毒致伤、致死人命是一样的属于犯罪吗？对这些人难道不是也应该和投毒罪犯一样，绳之以法吗？”

扩音器把丘陵那铿锵激昂的话语，传遍了整个法庭。几百名旁听群众屏息倾听，全场寂静无声。只有佟英感到很不舒服，不时望望站在被告席

上侃侃而谈的罪犯，又望望正在沉思的市委书记陶嘉。袁沛文两眼紧盯着辩护席上会神倾听的陶慧贞，看到她眼里闪烁着一种异样刺人的光彩。

这时，公诉人站起来要求发言，丁玉祥点头同意。公诉人说：

“罪犯丘陵刚才的发言，与本案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六条中指的投毒，是指个别反革命分子或刑事犯罪分子有目的地在饮用水和食品中投放毒剂，从而致伤、致死人命，造成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一种犯罪，决不能把我们在从事生产和建设中所造成的某种环境污染与此混为一谈。为此，我提请法庭，追究罪犯丘陵故意投毒伤人的实质问题，不能让罪犯在法庭上诡辩！”

丘陵那忧郁的眼光闪着两团火，他激动地说：“法官先生，检察官先生，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M市，原来是个多么美丽的城市，她以秀丽的山水，绮丽的风光，闻名于世。历史上那些开明的帝王，有作为的地方官，都曾为她作出过积极的贡献。那被称为M市的眼睛的柳湖和延湖，是唐朝的太守主持开凿的；那南山的石窟佛像，是宋代的太守资助雕刻的。历代的文人墨客，又给她留下了数不清的珍贵文物。可是今天，我们的‘三废’却把她污染得不成样子了，对

得起祖宗先人和子孙后代吗？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某些单位领导人，继续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不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听任‘三废’为害，那么总有一天，党和人民要对他们提起公诉，在这里开庭公开审判他们！”

法庭上下，悄然无声。他接着说道：

“至于说到我的犯罪实质问题，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和受害人——也就是我们的市委书记，绝无个人冤仇。我为什么要冒着受刑法惩处的危险而去故意伤害他呢？我是一个治理‘三废’、保护环境的技术人员，多年来，我在环保科研方面取得了两项成果，发表过五篇论文，在国内，有十个省市、五十多个单位应用我的成果，在治理‘三废’、保护环境方面取得了成绩。可是，在我们M市，在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却得不到推广和应用。眼看着我们的大好河山受到污染，人民群众遭受危害，我痛心极了，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父亲在国外一家大公司里担任经理，多次来信催我出国，并已在他的公司里给我谋下了一个理想的职位。我写信对他说：‘我热爱祖国，胜过热爱我的父母亲。世界上，有些国家在科学技术上比我们先进发达，在物质生活上比我们优越。可是，任凭你走遍天涯海角，也休想再找出一块比我们M市山水风光更美丽的地方来。对我

来说，M市的每一块石头，每一座石山，每一个岩洞，每一条江河，每一棵树，甚至每一棵草，都要比别的地方美一百倍、一千倍。听说有个外国客人，来到我们M市旅游，见到一块普通的石头，他都愿出一万元来买呢，因为他们那里没有呀！还听说有的人来M市旅游，用电影摄影机拍了几个风景点的片子回国去放映，竟赚了一笔大钱。外国的科学技术比我们发达先进，将来我们可以赶上和超过他们；外国的物质生活比我们富裕，将来我们也可以赶上和超过他们。可是，无论他们的科学技术怎样发达先进，资本如何雄厚可观，他们永远也无法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创造出象我们M市这奇美迷人的山水风光来。我们的祖国是这么得天独厚的好地方，我为什么还要到国外去呢？我还想说一说我的家庭，由于长期接触有毒的‘三废’，我的健康受到了损害，我的妻子逼着我改行，离开那个可怕的化工厂。她说，如果我不改行干别的，还继续搞治理‘三废’的科学实验，她就要离婚。我想了好久，觉得自己热爱环保科学事业胜过热爱这个自私的女人，我选择了前者。我这一辈子铁了一条心，M市的环境污染没有治理好，我哪里也不去！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曾投书给受害人——市委书记陶嘉，可是，一连五封信都没有得到答复，反而遭受了更为严

厉的打击。有的人甚至给我戴上了‘思想落后，对现实不满，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帽子。我想了很久，才发现，我们M市，官僚主义已经严重地污染了党的优良作风，政治上的污染和大气中的污染一样严重！人们的神经中了毒，已经麻木不仁了。要彻底治理环境的污染，不先治理政治上的污染是不行的。我这个小小的技术员在这方面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想到，那些弱小善良的僧侣在进行抗议的时候，常常是引火自焚，从而引起社会很大的震动。我这个小小的技术员，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了。如果我的鲁莽行动能引起社会强烈的同情，我在法庭上的陈述能引起一些领导者的重视的话，则我们的M市还有拯救的希望。那么，我即使遭受杀头枪决，或者长期监禁，也感到于心无愧了！”

丘陵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旁听席上一片交头接耳声。

佟英眼角浮起两片浅浅的鱼尾纹，鄙夷地冷笑道：“无知，狂妄，头脑发昏，自取毁灭！”

这时，审判长丁玉祥从席上微微欠身，对市委书记说道：“陶嘉同志，你是受害人，你对被告丘陵刚才的陈述有什么看法？”

陶嘉从凳子上站起身来。他五十多岁，头发已经霜染，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宽边眼镜，直直